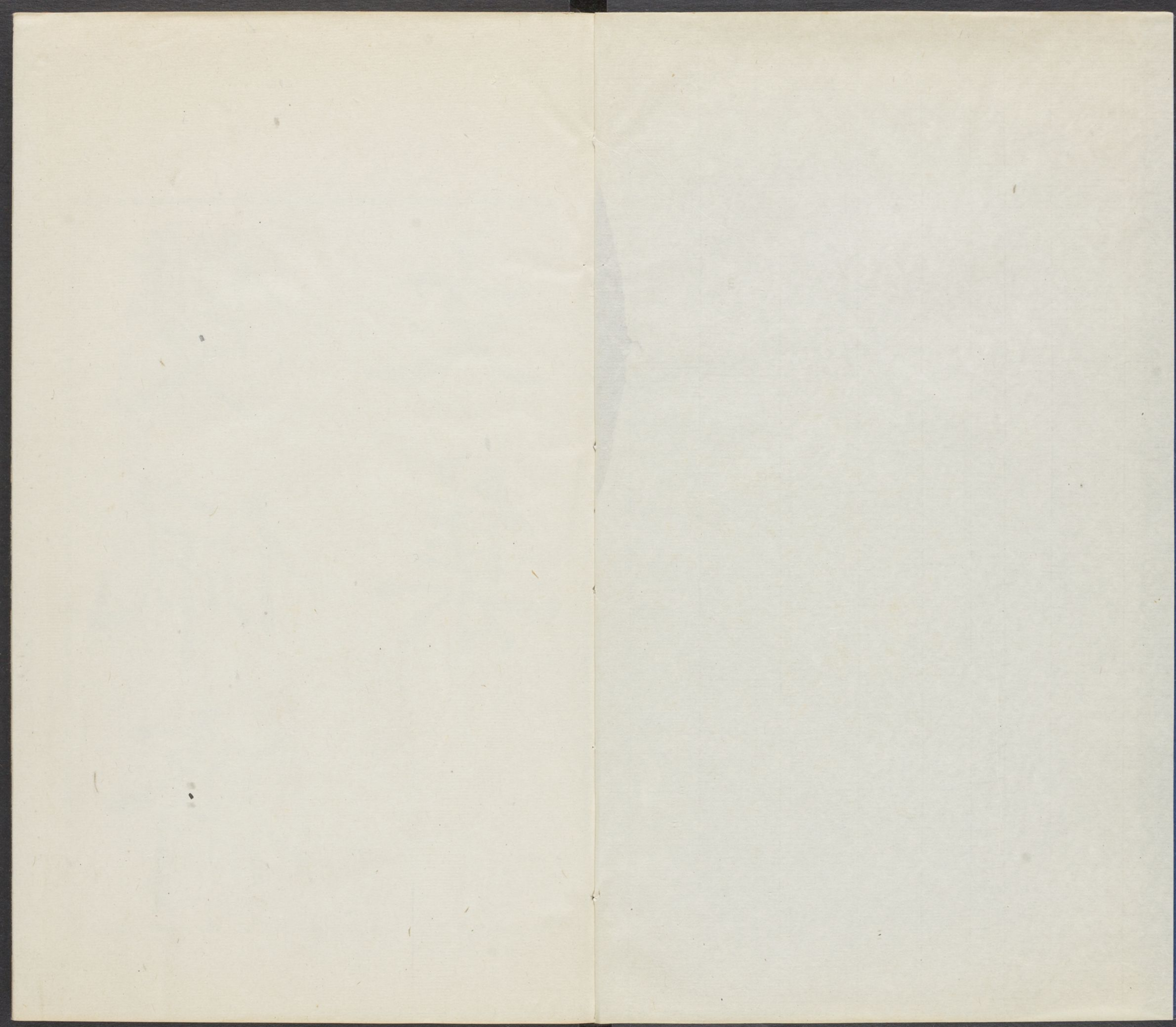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24 OCT 1951

T 5490/1140



雙
風
齋

文
集

雙佩齋文集

序

言而有益於當世者言之上也文章之美其

拾佛大學漢和

使王葑亭先生以文有名於乾隆間余昔嘗爲銘墓紀其生平矣今其家將以其葑亭集雕板復請論訂余覆讀之內正師正友兩篇最爲卓然名論大有益於世教設世有錄本朝文如呂東萊之錄宋文者則此二篇宜亟采入其餘諸作大體清幽不俗余曩志稱其似程魚門者盡之矣余本因魚門而知世有通政卒未與通政見而今顧得序其集而魚門集爲其門人謝編修持去今莫知所在世尙有收藏爲雕板者否余感思舊遊題葑亭之編又不能不太息於此云嘉慶庚午九月廿一日桐城姚鼐

雙佩齋文集目錄

卷之一

祥瑞說

其二

讀荀子

讀四公子傳

其二

明太祖論

跋陸放翁書通鑑後

遊泰山記

遊牛首記

雙佩齋記

雙佩齋文集目錄
圃童子說

日餘吟稿引

瑞桐書屋記

義犬傳

題朱子同年錄後

題寶祐登科錄後

其二

書唐子西存舊論後

跋余僧杲同姓名錄

學詩集自序

理數論

毀譽論

荅友人書

渡江集自序

讀楊朱篇

丹朱不肖論

卷之二

記方山人事

顛道士小傳

惠才論

與洪壽山孝廉

書戮鱷魚文後

記朱先生詩句

書縱囚論後

長男墓銘

跋事物紀原

與南邦弟

書竇儀傳後

朱爛鼻小傳

葉天士小傳

甘鳳池小傳

先大夫遺詩跋

書唐律後

徐偃王論

西征集序

宋論

義貓記

卷之三

記季亢二家事

志盜

因果論_上

因果論_下

景物略擇錄序

尋齋記

刑部廨舍職官考

楊忠愍手植榆辯

書靈武事

女阿珍墓版

策問

記右司事

駁案新編跋

三兄墓志銘

吳宜人墓志銘

重修婺源義阡記

送羅逸仙南歸序

妾羅氏墓銘

自娛小草序

荅大兄

與大兄

洪君壽山傳

季父野吾公事述

釋勤

卷之四

金陵雜詠自序

書蜀陳氏事

跋文徵仲太湖游卷

二知室記

時帆學士及見錄序

正師

正友

仲兄約齋詩草序

濯亭兄遺詩序

陳觀樓校呂覽跋

梅石記

柳厓外編序

瓠餘集詩序

二水書堂記

癸丑八月秋審班簽商二起

重訂雙溪遺集序

題汪浮溪集後

書雙溪公集後

荅大兄

興官墓銘

書王倫傳後

方中丞西征行紀序

書程魚門編修遺文後

與家惕甫孝廉

送金上舍南歸序

記二醫

讀明史

男鳳生孫世林姪孫世銓校字

雙佩齋文集

婺源 王友亮 葑亭

祥瑞說

屈軼獬豸乃物之異者耳非祥也夫有佞可指有邪可觸曷若無邪佞之爲祥哉邪佞不能無而徒恃指之觸之者慎矣且上有聖君下有賢理何邪之敢作何佞之能容雖百屈軼獬豸無所用之殷太戊時桑拱於朝武丁時雉雊於廟此皆習見常物而能警二君側身修政以致中興故史大書曰祥桑祥雉由此觀之物之異者不皆祥而祥亦不關乎異物明甚軒轅及堯之世卽無一祥豈害其爲治也哉故曰在人不在物

又

漢章帝時鳳皇三十九見麒麟五十一見余謂帝之賢不能過

文景光明文景光明未嘗致此而帝獨致之豈適逢其盛耶抑所謂鳳者非鳳麟者非麟耶史稱帝在位十三年郡國上符瑞數百千所則帝之所好可知矣上一求而下百應又賜粟帛以旌焉鳳麟之數見固宜其後梁武帝宋真宗皆好言符瑞實自帝開其先故表而出之和帝之世前後上符瑞猶八十一所自謂德薄皆抑而不宣可謂卓然知政體者哉

讀荀子

李斯學於荀卿其後佐始皇焚滅詩書蘇子瞻歸獄於卿比之其父報讐其子必且行劫竊以爲過矣荀雖歷詆當世賢人猶知述先王尊孔子斯如篤行其師則百家可廢六經必不敢廢何至使三代良法蕩然無存也哉太史遷言斯從卿學帝王之術而斯所以相秦者全事刑名其爲背師明甚斯得志時嘗一引卿物禁太盛之言不能用以及禍餘言不用者固多矣韓非與同學斯自謂不如卒譖殺之負友如此負師可知愚謂韓非不死亦與斯同蓋二人始學於卿繼則盡反其說以圖富貴乃陳相之流亞耳舍此而反咎其師可乎雖然非其人而教之是齋盜糧借寇兵也荀旣言之又躬自蹈之宜有以來子瞻之論也

讀四公子傳

戰國末四公子以好客聞非務爲名高也蓋其中有甚不得已者當是時六國所畏惟秦秦所歷任如商鞅衛人范雎張儀魏人蔡澤燕人李斯楚人皆六王之棄餘也以彼在秦足以困六國使六國早自用之亦必有以拒秦乃任其困頓流離相率而西走豈非上之人不能禮士下又無大臣巨室招徠而安輯之

以致此哉諸公子有監於是故養客多至三千使夫困頓流離者皆在我而不在秦所以爲國計者至深遠矣雖然諸公子第能衣食之使勿畔去而已未聞有得奇材異能而薦之朝任之國與策天下事者何也

又

余前謂四公子求士而無所得也由今攷之春申及其客均無足道孟嘗則有馮讜矣當讜廢之餘西說秦王使其復重於國平原與楚約從久不決定於毛遂之兩言信陵之救趙也賴侯嬴而後成功三千人所得亦僅矣且此三人者不過遊說任俠之流感知已之恩奮其智力猶能脫患難而就功名况於真得士也哉惜其時天地閉藏王紐絕而伯運衰三光五嶽精氣無所鍾忠信材德之民不復一見故雖折節如彼而獲報止於斯也不然孟嘗之於雞鳴狗盜信陵之於賣漿博徒千載而下猶相與慨慕流連不置烏有生同時而不克見知知之而不能用者耶

明太祖論

余讀明史至太祖命僧分侍諸王而歎帝之昧於道也自堯舜以來相傳爲大中之道從之則安違之則亂帝起布衣百戰而有天下晚年厭兵而圖治宜其講求者在是矣乃舍之而嚮異端又推之以貽諸子不已過乎傳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古者教世子慎選師傅輔以賓僚導正遏邪唯恐不及而猶有以弗順聞者柰何使方外人廁其左右耶梁武帝佞佛至矣其身可三捨於同泰至諸王止令受經受戒而侍從之官則命儒臣學士不聞以僧也推明祖之意唯恐諸王驕恣欲以此化其邪心

則尤當示以詩書禮樂之大防君臣父子之正誼不當以苦空寂滅之說陳諸前也苦空寂滅之說富貴中人聆之必格格不相入卽入矣而輕千乘若贅疣棄五倫如敝蹠又何賴焉此猶爲僧之高行者言也其下鴟張狙詐之徒假浮屠以自飾必視諸王中跋扈者誘以爲非成則居佐命之班敗則先事而逃可託名於不屈此其居心視宦官宮妾爲尤險如燕王之於道衍是已以王雄傑之姿克膺天命其舉兵也誠不繫衍之有無而衍每事慙惙如虎傅翼其初實由於帝命是靖難之師發端於建文而早伏機於洪武也違道以招亂謂非明祖自爲之乎

跋陸放翁書通鑑後

周世宗命江南修城史冊美之獨渭南陸氏謂帝以此安其心且耗其力嗚呼柰何以私意疑賢主哉帝之攻江北也如振槁然使有貪土地之心則乘勝而南可無煩再舉矣乃稱臣之表甫來班師之詔卽下非所謂貳而伐之服而赦之者耶如陸氏言是旣明赦於先又復陰謀於後也且帝果謀之何不勸令興宮室廣園池創浮屠之居以投其所好俟其君荒民敝覆而取之不難修城者唐之利非周之利也欲圖人之國而反使先自爲備雖庸主不爲而謂帝爲之乎觀其諭鍾謨云云真王者之言也意謂四國之君能保安其境內尊共主奉正朔斯可矣臥榻之旁豈容鼾睡此語帝必不出而亦逆計爲後人所必至故爲之慮久遠耳雖然吾以是歎南唐之衰也李氏屢世富強自失江北惴惴焉貢金帛以圖免戰守之具蕩然無存帝豈哀其愚而姑使之備他患歟國家大計不知自謀至令人代爲之謀無論其詐與否也如吾先不自振何或曰南宋時地小而貧歲

輸重幣於金陵子隱憂焉故借此立論謂強鄰叵測卽修城美舉尙虞其有困我之心况竭府庫所儲無故而捐之敵夫先自困也是又渭南之深意也夫

遊泰山記

乾隆丙戌四月十日余南歸次泰安望見奇峯天半逆旅主人曰此泰山也遊興勃然不可遏翌日雞鳴坐山兜出北門過岱廟扉猶未啓八里抵山麓玉皇閣在焉旁有白鶴泉甚清冽五里爲歇馬崖路旁雜植桃梨諸樹間以丁香櫻桃皆盛開而松樹絕少稍上爲迴馬嶺相傳宋真宗卻仗處半里爲御帳崖長松百餘離立可愛側有小亭坐玩久之始去里許爲五大夫松黛色繆枝異於他產然皆三四百年物其爲後人補署無疑又有朝陽洞洞不甚大隙泉瑩然如胡僧碧眼照人也自迴馬嶺

至此石上多宋元人題字漫漶不可辨惟御製諸碑甚鉅麗五里至對松嶺肩昇者作之字行山益險松益奇立者臥者俯若援仰若窺者欹而相倚者翩然舞穆然揖者初日下照玲瓏萬狀微風忽來蕩激移時始歎位置天然若移此於歇馬崖未免一覽而盡矣是日朝山者衆人聲鳥聲鐘聲澗聲遙與松聲相答爲之應接不暇又上爲昇仙坊南天門巋然在望門外雙松屹立中懸石磴千尋所謂雲梯也磴淺甚僅容半趾兩旁垂鐵索賈勇攀行而上山風吹衣故來恐人稍回顧則足戰欲墮梯盡爲南天門憑闌俯視目眩不已道士出肅客爲余歷指綠而衰者爲野白而橫者爲沙黃而紆者爲河黑而密者爲林方如碁局者爲城或直或曲如引繩如槃帶者爲路諸山惟徂徠稍尊又訪古云亭咸不能對過此路稍平曠爲碧霞元君祠正

東向銅碑二故明時物殿上疎櫺封鏞甚固歲收香緡以萬計
歷東岳廟至玉皇殿則絕頂也仰視紅日去人較近白雲滃滃
出沒左右下距南天門甫二里許向所指者可髣髴一二耳
風甚勁吹石竅如雷聲余心恐欲下道士曰未也引之觀登封
臺及秦皇無字碑碑高丈餘形若方柱黝可鑑人問漢碑云在
岱廟山上惟此及唐碑耳東爲日觀峯高與山椒埒秦觀越觀
陂其下若雁行然又東爲仙閣西爲丈人峯日昃道士出酒脯
啖之復過桃花洞觀開元碑循故道下輿夫行甚疾回顧羣峯
歷歷俯首雲端如送客也過岱廟日且暮縱步入觀松杉夾路
大可合抱兩廡祭告碑林立不暇讀至大殿摳衣再拜神冕笏
甚整有巖巖氣象索觀漢碑適主者扃戶出遂至西徧觀唐槐
而去五嶽之中惟泰山當南北衝距城甚近遊京師者十不一
至余以病罷試歸而得遊遊且樂也惜未能信宿於此以窮山
之勝姑述所歷將夸示於鄉人焉

遊牛首記

天闕雙峯對峙端正峭麗二三月中繁花照路巧鳥迎人登高
而望則麥隴菜畦青黃相間邨吹樵唱出沒於芳塍繡野間故
遊牛首者例以春壬午余偕仲兄遊此今再遊矣而皆以秋主
僧迓客頗訝其非時余笑曰遊山之景四時茂不宜也必判以
孰宜春孰宜秋彼其中豈有所得耶余非戾俗也暇則遊也因
支筇撐榼窮山椒而憩焉秋宇澄肅山容峻厲黃雲棲畝紅葉
黏林俯浩蕩之江鷗送蒼茫之煙隼較諸春景殆未易優劣也
歸宿於一鐙樓月白風淒夜不成寐倚闌而吟從者皆寢四更
雲氣大合詰旦雨作亭午始霽復遊祖堂散花崖以歸時乾隆

丙戌秋九日也

雙佩齋記

余以雙佩名齋或問故應之曰童子佩鞶而刺於詩仲氏子佩玼豚而戾於禮事固不如德矣德之說亦有二瑾瑜抱昭質修士佩之蘭蕙擢幽芳潔士佩之觴以解結智者佩之玦以決疑勇者佩之取相類者以彰美也西門豹性急佩韋董安于性緩佩弦取相反者以厲瑕也余性樛昧遇事寡斷而接物多乖美無一而瑕則兼故於韋弦並有取焉書云高明柔克沈潛剛克言剛柔貴乎得中不可偏尤不可雜也偏者易正專佩而已有餘雜者難純雙佩而猶不足是則余之前望古人而皇然增媿者矣

小園記

舍西偏舊有樓三楹其前地正方縱橫各二丈許爲垣限之垣外南爲鄰家廢院長九丈廣與垣稱荆榛所宅蛇虺所藏先君子購得之欲治而未暇也乾隆丁亥春余乃治樓前地中縛架以值秋藤前疊石以蒔牡丹左右綴以梅杏荆棠西南隅爲小亭曰袖風取陳簡齋詩亭角尋詩滿袖風之意東南隅爲門以達廢宅面東二楹爲待月軒蔭以雙桂軒之左循牆爲廊自北迤東而南又門焉廊盡面南三楹爲書屋前後雜種花竹門其東通於所居之堂旣成張鐙置酒延鄰曲以落之客有嫌其小者余曰鷓鴣一枝拱鼠一穴惟意所適而已以此較他園曾無十分之一然視向時宅荆榛而藏虺虺則遠勝矣使余得長閒與諸君佳時令節觴詠於斯固所深願惜將舍此北行倘博一第官又未知歸期何日是區區者且不克久與周旋况敢冀

夫大者乎遂書以爲記

圃童子說

乾隆丁亥夏六月江水大溢所居白鷺洲屋內外皆成巨浸菜圃地最高水亦及之亟呼童子取土以壅問土烏從取余曰取之屋外曰屋外水深數尺土在水中蛇蟻所遊魚鰕所穴皆泥塗也取得亦無用不若屋內良余曰屋以內皆甃地所謂土者卽菜圃耳方思益之詎可復損盍遠取諸城南之阜曰不然水來洶洶不可驟遏客土無氣見水且崩况以數畚之儲敵方張之執此徒勞耳今圃方不過五丈請爲溝隄之此地素堅且浸未久上雖濘下必燥若得溝以瀉水兼得土以培地溝深而地益高深可爲洩高可爲防此長策也余笑曰辨哉姑試之旣而悉如所言訪其家蓋老圃云

日餘吟稿引

戊子仲夏余居白鷺洲黃樞齋

家炳

自邗溝呂紫堂

宸

自胥門

先後至夜坐苦熱相與賦詩閱兩月得若干首秋颶乍起二君又遠行矣因歎人生聚散靡常而樂事之不多得也今者一別未審他時復有幾聚卽聚尙能如今之間適否耶因各錄一通藏之魏董遇有云夜者日之餘遂以名編且弁余言於首

瑞桐書屋記

歲丁亥余治所居堂之西偏爲書屋三楹其前隙地荆榛塞焉命童子芟去東牆下有樺木一株長四尺共指爲樗余覺其清挺可愛戒勿鉏亦不知爲何木也戊子冬余入都已丑秋以中書舍人乞假歸內子告余曰向所畱木今長丈許旣花且實乃桐也鄰曲夸爲瑞并以之名書屋矣余往視果然因置酒謂客

日瑞之來不易矣昔人草號科名花稱旌節皆是類也顧余譎劣何足以當之雖然余往賦鹿鳴菡萏並蒂而生謂之瑞蓮及登鳳沼薔薇貫枝而開謂之瑞薇植物無知而能得氣之先如此不獨桐爲然也第蓮薇脆質易彫余耳聞而目未及見若桐不待種而自生日引月長至於成立正合唐賢詩不改清陰待我歸之意有足嘉者且羣然名之余獨何爲而斬之遂書以爲額而記其所由

義犬傳

康熙間婺源諸生施在宥性豪縱蓄獵犬甚衆罕當意者一日購犬名烏奴鄰邨洪氏之畜也愛養甚至犬忽遁歸繫以返久之性稍馴攜以出獵復遁歸洪方耕於田驅之不去重其戀已也亦不復驅俄而腥風振林虎驟至銜洪去犬急躡於後騰起嚙虎陰虎驚而呀洪墮地得脫走犬嚙虎益力虎怒哮奮擲數十百次爪牙皆不能及犬遂隕澗以斃犬泅出追及洪賈餘勇爲之護送抵里門遽走還施施見其自歸也喜旣聞其脫洪於厄則又大喜視犬益厚自是犬不復歸

論曰售犬則主恩已絕顧眷戀弗忘於萬死一生中得當報之始去義哉梁馬仙琪有言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烏虜犬豈盡然耶

題朱子同年錄後

宋紹興十八年戊辰同年錄自狀元王佐下凡三百三十人至今具存以朱子而存也朱子存而王佐等附驥尾以俱存故題是錄者專屬之朱子也錄中徽州惟四甲第六十七鄭之純及特奏名俞舜凱皆歙人朱子名在五甲第九十祖居爲婺源本

貫猶建陽也建炎四年韋齋先生館延平之尤溪而生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紀其地也尤溪本曰沈溪以居人多此姓故名五代時避王審知諱始易爲尤不曰尤而曰沈者從其朔也錄式與今異者一甲多至十人又有四五甲下方具列小名小字及外氏若干舉也

題寶祐登科錄後

宋理宗寶祐四年丙辰登科錄一甲至五甲共六百一人一甲文天祥第一本貫吉州廬陵年二十五二甲謝枋得第一本貫信州貴溪居弋陽年三十一陸秀夫第二十七本貫淮安州鹽城年十九此三公者皆與宋爲存亾者也而萃於一榜豈非三百年養士之勤雖國步顛危天猶使之大食其報歟登科錄過時則棄如芻狗然自唐以來滅沒者何可勝道惟紹興戊辰及茲錄人競傳鈔如護拱璧一以崇道一以表忠也噫科名足以重人乎人足以重科名乎

又

自場屋興在下者風氣日變在上者科條日增由簡而繁由疏而密蓋其勢有必然者此錄每甲第一稱名第二以下稱人又下方有治詩賦治易書春秋周禮禮記等語皆紹興錄所無非條例之增出者乎是科檢點試卷官爲王應麟而一甲第九人王應鳳卽其弟是當時兄弟尙無回避法也

書唐子西存舊論後

熙寧新法諸君子或顯諍於朝或私議於野不啻垂涕泣而道之子西此論借漢事爲言亦其一也余謂宋之立國視漢唐之地廣兵強誠爲莫及至其禮士愛民以忠厚爲心以寬閒爲政

幾幾乎三代之遺則又非漢唐所及也呂大防對哲宗曰陛下不須遠法但法祖宗是已嘗見稗官載藝祖二事開寶用相皆北人并手書碑於政事堂有南人不得坐此之語其後介甫用事呂蔡繼之果亂天下初城汴京趙普進圖不稱旨帝親畫紙示焉屈曲如蚓狀徽宗改爲正方金兵至以礮擊四角而城敗噫異矣由前言之其意見似偏由後言之其規模似隘後人以公化偏以正易隘尙未爲大失也然而亂敗相隨者蓋創業之君熟歷於人情而周知其變故立一法精神智慮足以維持數十世之遙子孫不知深意所存輕議更張其害遂旋至而立應小者如此况其大焉者乎或曰法安在不可改也秦始皇去封建漢文帝除肉刑百世攸賴矣曰秦漢所改者往古之法非本朝之法也夫古今不相及也故凡不便於國不利於民者雖五帝三王相承數千載之法在所必革至祖宗舊制審乎時勢之當然毋蹈於愆忘毋生其菲薄因之可也

跋余僧杲同姓名錄

是書濫觴自梁元帝唐邱氏陸氏繼之宋羅泌明孫穀胡元瑞王世貞皆廣之余寅其一也余幼時閱書每見同姓名者錄以赫蹏投之撲滿不數年遂盈巨帙繼知古多作者旋即棄去乾隆辛卯洪鱗雨孝廉自吳中購此貽余曰較君孰富不知余弗爲久矣竊謂此編惟湘東偶一爲之則可後有續者皆疲目勞神置諸無用地也夫代愈積則人愈多續之固大不易即使哀然成書如僧杲者祇供鐙下談資花間酒政何益之有唐楊炯爲文喜用古人名字當時謂之點鬼簿况又出其下者乎此余所以悔也

學詩集自序

余生六齡隨先大夫之平陽任十歲嗜爲詩十二歲南歸僑居白鷺洲畔所作益多塾師勉以時藝弗樂也自遭孤露南北奔馳又逾十載回思曩事殆如斷夢難尋矣壬辰秋京居多暇取弱冠前所作汰其十九釐爲二卷題曰學詩集余作詩終身學之此特其權輿耳偶一展觀當時遊釣之區宛然在目因念蹉跎壯歲屢被黜於春官亦由昔所嗜者誤之也慨然志之

理數論

爲善不爲惡理也爲善惡有報理而參乎數矣爲善惡其報相反或竟漠焉無報則純乎數而理不與焉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謂善報也有遭命以譴暴謂善而惡報也有隨命以督行謂如其善惡以報也理與數兩不相蒙時而同時而

異天且莫能自主况於人乎故君子不言報以爲有而善念已紛以爲無而善機將沮中人則不然旦見一善而望報於夕暮聞一惡而望報於朝遲之久而弗至則憮然以疑至矣而或與望違則囂然矯激之論作善而禍奚樂爲善矣惡而福將競爲惡矣於是曲爲解者曰非禍也欲永其名也非福也欲厚其疾也嗟乎是皆執理之宜然者測數之所不盡然安往而得合哉譬之農夫植稻梁理也或遭水旱而無穫則數也場師去荆棘理也或值雨露而成林亦數也苟鑒於此舍稻梁而培荆棘其可乎理主常數主變君子道其常苟卿曰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如斯而已矣

毀譽論

天下胡然而有毀也又胡然而有譽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

毀誰譽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蓋振古如斯矣夫君
子者秉好惡之公行褒貶之正善惡悉如其量而止無所謂毀
譽也平人稱一善斥一惡而少溢其辭毀譽矣猶未甚也至於
小人極力以媚人銖善而鈞石之恐弗當意也并取其未有者
虛奉焉是譽而已矣極力以誣人寸惡而尋丈之猶弗快心也
并舉其本無者強加焉是毀而已矣一日之內進諛而退誹一
人之身昔恩而今怨毀譽交相用而黑白愈淆發端甚微卒也
百犬吠聲三人成虎其禍遂中於天下之君子孟子謂讒諂不
可與居管子云訾譽勿以任大蓋逆將來必有東漢南宋之事
而欲杜其源也吁可畏哉然則爲所毀譽者當如何曰譽而喜
毀而怒庸人也譽弗居毀弗校達人也學人則不然聞譽加脩
其未至聞毀預絕於將來夫毀譽但能動庸人耳有達人而其
技已窮有學人而其風可息

答友人書

前聞足下與方袍者遊謂藉以消遣耳昨得來書誦經茹素則
已惑於其說矣至云一念不生尤所未喻夫瞿曇氏之徒絕人
逃世居深山大澤中庶或近之今足下居有妻子之奉出有友
朋之交二六時中不啻萬念起滅而安能若是果能若是亦非
所望於足下况斷不能若是而強制其心非自苦乎制其心而
不得則又強作是言非自欺乎詩曰思無邪易曰思不出其位
吾儒養心如是足矣安有一念不生者僕聞之至人無夢愚人
亦無夢聖人無憂狂人亦無憂無夢與憂一也其異焉者何也
惟足下審擇焉

渡江集自序

乾隆己丑余考授中書舍人壬辰春來京供職癸己秋乞假歸
二年中積詩兩卷凡舟車游覽臺省倡酬悉在焉同年張瘦桐
署曰鳳池蓋仿古人歷官名集之義余弗敢當因取首尾渡江
二律以名之聊紀薄遊歲月不足言詩也

讀楊朱篇

楊墨並稱墨書存而楊不槩見列子楊朱篇載其言論大抵襲
老氏之餘無甚可採獨引古語云生相憐死相捐余三復之此
古之達人爲夫溺愛妻子者發也若曰生則相憐矣死則能勿
相捐乎誠知相憐者必至於相捐也則將並其憐而捐之並其
憐而捐之則泯欣戚而一死生乃有合乎爲我本旨矣故楊子
取焉顧其自解曰相憐之道非惟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
能使溫窮能使達也是則儒者之言主乎利物非楊子意又曰
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
器也是又墨家薄葬之言愈非楊子意余旣喜古語又惜解者
失真爲具論之柳子厚謂列子書多增竄信然

丹朱不肖論

世傳丹朱商均皆不肖商均事不載于書獨稱朱曰嚚訟曰傲
虐似無可解免者然余嘗綜其行事而知朱始雖不肖蓋能自
怨自艾卒歸于善者也何以言之唐堯時讜言進于朝直言行
于野無所謂阿諛避忌也朱旣不肖在廷諸臣嘿無一言待帝
自言而猶有啓明之對彼放齊者豈出晉衛瓘周王軌下耶殆
實有見於朱之能悔過弼以羣賢尚足以守天下也夫太甲不
順一伊尹猶能正焉况加之師師濟濟者乎且朱果終於不肖
舜又奚爲而辟之將謂僞爲此辟則非聖人所爲將謂傳之非

真則有庠之放瞽叟之朝孟子皆辭而闕之而獨舉此言知其
必有所據矣或曰朱既悔過曷爲不立曰不可也堯子九人未
必盡出于不肖擇其次而立之摯廢而堯興猶夫前事也卽令
舍子傳賢若稷若契皆惠爲聖人貴爲介弟顧必委諸窮蟬庶
姓何哉當是時下地之百艱未靖滔天之九載方殷堯以揀天
下爲亟也計惟大聖人始克當之子與弟皆弗立於朱何有其
卒歸于善何也曰上古之臣蚩尤其工尚有覬覦神器者矧黃
帝迄堯子孫相承六世至朱而身失之此必不能平之勢也逞
不肖之性積不能平之心南河之辟適啓亂階丹水之封必萌
異志乃恂恂焉入奔父喪出守候度舉天下之重讓之舜而不
爭棄天子之榮賓于虞而不怨嗚呼可謂難矣彼商均殆猶是
也書稱堯能睦九族和萬邦舜能格頑父馴傲弟獨至其子而

莫能移烏在其爲堯舜也春秋左傳所引不才子如渾敦窮奇
檮杌饕餮非帝胄輿論斥爲四凶未嘗少恕而獨不及朱均
此亦可以證矣夫不肖與不才異也聖如堯舜肖之者曾幾人
哉

雙佩齋文集卷二

記方山人事

婺源 王友亮 葑亭

方自然歛之開騷村人少失母稍長父遣之就塾辭服賈議婚又辭問何願曰願學道也洎父死服闋徑往終南道乏乞食逾月乃至山外舊有寺寺後懸崖千仞古木盤藤陰森洞黑雖樵豎無敢過者方毅然入崎嶇澗谷再遇虎三遇虵無退縮心久之至一洞左右列坐老黃冠五六人上置石牀如何尊客因長跪洞外三晝夜諸叟略弗顧瞻忽有鶴鬢少年自外來竟上牀坐諸叟羅拜方亦叩頭不已少年拱手還語無一字可解然數數顧方似屬意者無何起去方急從之筋力憊甚蹣跚行幸望之常在百步外如是三日又抵一洞少年徑入方在外泣拜自

陳少年笑麾之曰去學道大難無自苦汝不聞此中爲富貴捷徑乎有所求當令悉如願耳方請如初怒咄之弗動乃招人問曰得毋飢渴乎飯以胡麻飲以甘醴趣令寢詰旦徧摩其體嘆曰若無仙骨柰何雖然若心堅不可虛來意出一卷授曰熟讀之長生卽在其中也方素不知書至是啓視皆如故識拜受歸稍語人以前事旣而深諱之索其書輒答曰藥方耳遂以醫名治瘵有神效今年八十餘貌侔童子步履若飛雅不入城市岳水軒夢淵在徽州徐太守幕聞其名思招致之同幕李某與方善因託爲介紹開騷距城二十里李欣然命輿往半道憩於茶亭方之徒某已先在謂李曰奉師命來阻先生耳江寧岳公若先枉駕自當報謁豈可招之使來乎李愕然返具告岳益共神之岳素好神仙吐納之術所著金丹佩觿三卷卽日攜往就正

焉山人曰公煞有見地可惜能言不能行耳翌日入城答拜幕中觀者如堵山人嘿無一言或問休咎笑曰我醫人非日者出書還岳且爲改訂數條卽辭去乾隆甲午夏水軒爲余言并出書觀之字皆作懷素體勁逸不凡

顛道士小傳

董道士不知何許人康熙間來江寧居信府河之土地廟與人語或莊或誕羣目爲顛一日手木魚入市狂走口喃喃作誦經狀羣小兒環以譁曰道士又顛矣曰毋恩我此地將焚亟爲禳解耳居人怒曰顛漢欲放火共告縣官寘諸獄不數日其地果災始得釋人以此競異之某家有狐崇招董至以紙燭照室四隅崇遂絕見人病雖甚危掇塊拾草與食皆立愈富貴貧賤爭邀致之無難色其弗往者必不起矣龍江關抽分郎中疽發於

背晝夜呼號羣醫束手董往視曰易耳令袒伏索熨斗熾炭舉置創上家人駭絕而病者寂然俄熟睡董竟去郎中醒曰不知渠以何物置吾背涼爽沁心所苦頓失視其創已結痂追謝以金帛不受漢口李道士亦顛者忽偏告人曰江寧董道士今日死矣有賈於楚者歸問之果以是日死始驚爲仙也

惠才論

諺有之無惠不可爲君子無才不可爲小人辨人之大端似矣余謂君子蘊於中爲惠發於外爲才非有二也分之者其自小人始乎譬諸水然才出於惠者乃有本之泉不出於惠者若無根之潦卽小人亦自知爲不及也自知爲不及顧反至於相抗而相傾者此何故哉蓋惠者人之所不見可見者獨才耳才非君子所尙而不能禁世之無尙小人方暴其才以投世尙又虞

君子之弗能容也於是益自結於世所立固而所助多率之以攻異己者其勢遂操乎必勝何則三代以還才惠兼優者不數見惠優而才不足往往有之小人則一於用才者也世推其所長而愈形夫君子之短則小人勝矣君子有才不欲自見藏之若虛出之以遜小人則急於見才者也世震乎其外而莫察夫君子之衷則小人又勝矣且夫小人之才與君子未嘗異也所異在用之邪正執此以觀當百不失一矣乃有不盡然者宋王欽若判三司請免積逋千餘萬真宗問先帝何弗知對曰畱與陛下收人心耳卒免之其恤民可謂仁溫公議復差役期以五日同列病其太迫蔡京獨如約以行其治事可謂敏蔡卞知廣州寶貨一無所取及去夷人以薔薇露灑衣透之其持已可謂廉哲宗崩羣臣議所立章惇獨謂端王輕佻不可主天下其論

人可謂智金人欲帝張邦昌秦檜抗言請立趙氏宗被脅北去其臨變可謂忠而勇五者皆人所難能也而欽若輩能之則亦何以異於君了哉然其卒異者假公義以市高名而私欲錮於中利害証於外不能常守也故雖矯激於一時終焉倒行逆施身敗名裂而不顧嗟夫自古人君未有不以進君子退小人為先務者然每至於相反豈非外惑其才不復深觀其德歟夫君子勢孤難進而易退小人亟於求進植黨以排善類善類既空所植者貪鄙成羣并求小有才而不得其極也以異懦無能為惠浮夸喜事為才則又交失之矣如趙宋之末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與洪壽山孝廉

得書知道履冲和良為忻慰論文一則源流井井洵於此道三

折肱矣友亮家居無他嗜好花晨月夕兀坐江樓把一杯披一帙頗覺會心不遠山居諒有同情但阻面談為悵耳唐宋選本以文粹文鑒為宗而文鑒止於北宋竊謂南渡後百五十年文人輩出不獨詩為然也古文如朱子陳同甫亮陸渭南游羅鄂州愿呂東萊祖謙劉後邨克莊駢文如汪浮溪藻綦北海禮孫鴻慶觀程北山俱王格齋子俊李梅亭劉皆其卓卓者也他若李忠定綱趙忠正鼎胡澹菴銓朱韋齋松劉屏山子翬鄭夾漈樵王梅溪十王雙溪炎張橫浦成張于湖孝汪文定應陳止齋傳洪野處邁洪盤洲适張南軒栻陸象山淵周益公必范石湖成楊誠齋里樓攻媿鑰真西山德魏鶴山翁王伯厚麟馬碧梧廷文信國天謝疊山枋或抒經濟之光或揆道學之蘊或忠義勃發或博雅秀流均為不可磨滅後人於元明文皆有專輯而此獨闕然

殊爲憾事婺源一邑倡置唐天寶間歷四百年迄宋紹興乃有
朱行人弁紫陽父子吾家大監汪氏顯謨並鶩交輝爲時冠冕
可云盛矣由今攷之行人著述無聞文公書自垂不朽汪王遺
集什存二三可任其日就散亡不爲收拾耶足下於文論之精
而擇之慎濯亭家兄儲書頗富試取而閱之蒼萃南宋諸家勒
成一集以續文鑒之全匪爲藝苑巨觀亦大爲鄉閭增色矣友
亮懷此志已久足下儻樂成之乎

書戮鱷魚文後

鱷字從噩非以其食人故耶水族中若蛟龍之屬尙多獨鱷蒙
是名何不幸耶相傳其形蟹目鼉鱗龍吻虎爪尾長數丈末大
如箕芒刺成鉤伏水濱伺人畜至掉而取之若象之運鼻然則
信惡矣夫古之惡人狼戾無知聖王教化不能移故用殺若鱷

者韓文公祭告之則遠徙陳文惠公檄捕之則俯首以就烹形
雖惡有知殊勝於人也向使其居水勿登陸掠畜勿傷人旣被
逐勿復來皆可以免而乃怙惡不悛自取其死鱷真無知者耶
自陳公後至今潮無鱷患或曰種類絕矣或曰其黨居海中尙
繁知在惡溪者被殲不敢踵至云

記朱先生詩句

朱先生名本楫字涇舟一字浩瀾上元人也弱冠以文名食餼
於庠乾隆丁丑余從受業庚辰余補博士弟子員先生亦舉於
鄉越三年選定遠教諭辛卯成進士復歸任又五年丙申卒年
五十有六先生性澹遠居恒以琴酒自娛余家有小樓臨江每
當新月斜陽輒獨往憑欄嘯詠久而忘歸喜談神仙縹緲之事
其詩清迥出塵初若不經意而老於詩者莫能及之歌行尤豪

邁惜無存稿惟記其五言春望云遠紅春雨合高綠暮煙分夜
坐云花影靜如醉月光清可憐七言江樓云烟迷二水鷗鳧影
日落千山虎豹文宿樓霞寺云鐘聲到枕撼殘月竹影上窗搖
浴雲嘗鼎一臠亦可知其美矣今先生歿逾兩載訪其遺文不
可得聊志所記憶者於此臨書愴然

書縱囚論後

囚不可縱乎虞延謝方明輩爲守令皆嘗行之囚可縱乎唐太
宗一舉爲歐陽子所譏斷之曰縱囚枉法上下均不可爲也或
曰天子制法守令奉法奉法則不可制法者操縱惟心殆無不
可曷以譏曰制法者禁人之枉可先自枉乎守令枉法而非爲
名天子爲名而又枉法然則帝不知爲蹈襲前人乎曰知之且
亦籌之熟矣守令之仁止一郡邑天子爲此則震動寰區其名

大守令之權能遣歸不能貸死萬一囚逃且得罪天子爲此則
上之德感愈深下之法防愈密囚知逃必死返必生其勢易處
易爲之勢邀大美之名天下驚爲軼文景而埒成康不知所欲
爭者乃在區區之守令夫天子尊於守令萬倍也守令所能爲
而俯同焉則失政守令所不可爲而效尤焉則失刑二失備焉
何以爲訓且彼動物以誠此率民於僞微特不能掩之而反出
其下嗟呼太宗有唐令主也貞觀之政美不勝書此舉有意沽
名讀史者遂潛窺其隱又况後世奏獄空以希刑措不務實而
第欺人者哉

長男墓銘

長男行恕體羸而嗜學試屢不售入貲爲太學生乾隆己亥四
月廿六日以疾卒年十九先是內閣侍讀江寧嚴道甫見而賞

之謂余曰此子後當成名以其女妻焉嚴故號爲知人至是乃不驗三月初孫世林生男病中聞而喜曰余不肖無可慰親者今幸親有孫足以娛親矣嗚呼孰知余撫孤而增痛耶是年八月某日葬於雨花臺之後山銘曰
祈名弗章祈壽弗長弗名與壽曷如勿有壽畀汝嫠名畀汝兒汝其歸魄於此安宅

跋事物紀原

唐劉孝孫編事始三卷蜀馮鑑廣之宋朱繪亦撰事原而事物紀原之名則自高承始古人著述原委必詳惜皆未覩此書八卷乃近時蓋屋王三聘所輯而仍高氏之名者其中頗多舛誤如云馬舊稱歲唐開元初避牧使張萬歲名更曰齒不知齒路馬有誅馬齒加長皆非僻書也漢武帝募人入奴婢終身復入

羊爲郎此則云募人入奴婢終身爲郎真人之名雜見諸子及真誥此但引天寶封莊列而已墓石謂始於漢而不載延陵季子之碑作歌謂始於虞而不著皇娥白帝子之什法帖但稱淳化而不溯昇元石經但著蔡邕而不及唐宋春秋時宋始用殉而獨舉秦皇孟子時齊已祭幡而近援漢事器用則遺審器藝術則漏堪輿寒夜窗下姑卽所知者稍爲補正之因跋於後以見雖著小書而其難如此

與南邦弟名廷式

往年聞弟喜獵意謂少年豪興偶一爲之近則逐逐川原不分晝夜且拒勸者謂天生禽獸以供人食多殺何尤愚以爲過矣天誠貴人而賤物好生之德則無所區分禽獸特形聲異耳知覺運動何減於人必謂生此以供人食物之中大而虎狼蛟鱷

小而蟣蝨蟲皆甘人之肉者豈亦天愛之而生人以供其食乎物類之相殘無怪也彼無生人之養非弱肉而強食奚以自存人之爲養者旣豐則當以惜福爲心不宜暴殄六畜豢於家似可常用也古云無故不殺諸侯之貴蒐苗獮狩舉必以時魯人獵較孔子先簿正祭器鈞而不綱弋不射宿若是者何哉聖人知俗尙之難回而物命之當恤禮以防之其意至深遠矣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獵者於物皆無罪而驅諸死地刃戕火灼乞命哀號寧不惻然動心而反以爲樂乎弟體壯資明弗思勤學冒霜霧涉崎嶇脫有不安悔將何及惟減嬉游之節擴胞與之懷常念遠庖之仁三復垂堂之戒勿以愚言爲迂而拒之則幸甚

書竇儀傳後

傳稱竇儀爲人剛方清介可謂賢矣余嘗參攷薛史周紀不無責備之辭焉周顯德五年四月醫官馬道元上訴宿州獲殺人賊不爲勘斷帝震怒遣儀驛按之坐族死者二十四人余觀此獄不過殺人者抵縱盜者誅止矣何至株連甚衆且臯至於族也周世宗承五代之餘用法過峻使儀果賢必當爲民請命雖罷斥亦可無恨而乃希旨淫刑若是傳又稱周祖平兗州欲盡誅脅從者儀白馮道范質同請之得釋夫脅從之罪重於失勘大辟之法又輕於參夷也儀且不忍妄殺何其治宿州之獄先後若出自兩人哉宿州之獄歐史周紀及宋史本傳皆不載藉非薛史猶存誰復知其深刻者酷吏爲之不足道吾獨惜儀之賢而亦出此也或謂儀卒年五十三當由果報則又不然儀弟儼善推測自知不壽又言兄弟五人無及宰輔者其後皆驗晉

開運中儼嘗上疏禁諸鎮用酷刑矣卒年四十二更促於儀是
又何說哉士大夫立身處世第求吾心之所安未必遽合乎賢
亦可以免於不肖禍福之說固不足以動其中矣

朱爛鼻小傳

朱爛鼻浙江秀水人忘其名有異術鄰家夜被盜既去乃求救
朱書符於掌指盜所去方天明盜自返若有驅之者捧所劫物
跪門外鄰得物而縱之盜偵知朱所爲伺其出刺之傷鼻至爛
人遂以此呼焉乾隆十二年有賊夜二更至爛鼻宅竊桑擔筐
二繞屋前後行迷惑不能去達旦爛鼻見之大笑呼云汝欲去
須寘筐賊如言乃甦長跪求免于米三升慰遣之自是盜賊屏
跡一村以寧某年元夕秀水兩生來謂曰聞揚州燈絕盛欲觀
無由君能爲我縮地否爛鼻不應強之曰行止皆聽吾言乃可

兩生敬諾取小橈一令跨兩端自居中一手挈一生戒閉目唱
曰行橈自起飛行空中少頃止於地張目已在揚城矣兩生樂
甚忘歸再三促不聽天將曉爛鼻不見兩生腰無一錢不得歸
行乞於市月餘遇鄉人載以返怒爛鼻之誑已也往欲歐爛鼻
倏隱柱中笑吃吃且言曰吾法不得久留前言已悉不自咎而
反咎人耶兩生意解爛鼻不娶年八十五依族子以居一日族
子他往道遇爛鼻撫其背曰我往峩嶺不復歸矣挽之不見乃
大驚至家則爛鼻坐榻上已逝

葉天士小傳

葉天士能醫致富性好嬉戲嬾出門人病瀕危亟請不時往由
是獲謗然往輒奇效故謗不能掩其名以高壽終余幼游吳門
聞人道其軼事葉嘗徒步自外歸驟雨道壞有輿人負以渡水

雙仙齋文集卷二
葉謂曰汝明年是日當病死及今治尚可活輿人弗信去至期
瘍生於頭鼻至葉門求治予金遣之曰不能過明日酉時也已
而果然木瀆富賈兒病痘閉念非葉莫能救然去城遠度不肯
來聞其好鬪蟋蟀乃購蟋蟀數十盆賄葉所厚者誘以來因出
兒求治葉初不視所厚者謂曰君能治兒則蟋蟀皆君有也乃
大喜促具新漆大桌十餘裸兒臥於上以手展轉之桌熱即易
如是殆徧至五鼓痘皆怒發得不死外孫甫一齡痘不出抱歸
求治葉難之女憤甚以頭撞曰父素謂痘無死症今外孫獨不
得活耶請與俱死持剪刀欲自刺葉不得已俛思良久裸兒鍵
置空屋中自出與博徒戲女欲視兒門不可開遣使數輩促父
歸博方酣不聽女泣欲死至夜半歸啓視兒痘出粒粒如珠蓋
空屋多蚊賴其嚼膚以發也鄰婦難產他醫業立方矣其夫持

問葉爲加梧葉一片產立下後有效之者葉笑曰吾前用梧葉
以值立秋故耳今何益其因時制宜不拘古法多此類雖老於
醫者莫能測也相傳葉年十二至十八比更十七師聞某人善
治某症卽往執弟子禮甚恭旣得其術輒棄去故能集衆美以
成名雖其聰慧過人然學之心苦而力勤亦非人所能幾及矣

甘鳳池小傳

江寧甘鳳池少以勇聞康熙中客某王府力士張大義者慕甘
名自濟南來見王飲酒酣請與甘弁甘辭王固命之大義起甘
亦起大義方欲擊甘視之如丈二神人懼而止謂甘曰始見子
眇小丈夫耳繼乃大若是耶不與子弁請易以脛甘曰諾大義
身長八尺餘脛力强大以鐵裹拇蚤躍蛟騰若風雨之驟至左
右皆爲甘危甘卻立倚柱俟其來承以手張大呼仆地血流滿

韉解視拇盡嵌鐵中矣卽墨馬玉麟長軀大腹雖良馬騎行二十里必易及以帛約身則頓小緣牆升木捷於飛猱客揚州巨賈某家甘後至居其上馬不平與角技終日無勝負甘退曰此勁敵非張大義比旣而思曰得間矣然不忍衆辱之當令會意明日又角數蹈其瑕玉麟怒直前欲擒甘甘駢指以卻玉麟仆地衆大笑玉麟慚而遁甘嘗語人曰吾力不逾中人所以能勝人者善借其力以制之耳又曰我所能者玉麟皆能故不可驟勝然彼用功深而未熟故卒勝之又善導引之術同里譚氏家巨富少子年十九病瘵醫不効甘爲卜靜室窒牖戶夜與合背而坐凡四十九日病痊譚德之以千金報甘手能破堅握鉛錫輒化爲水或立卧鼾息如雷十數人推挽莫能動性和易雖婦孺皆與狎見者不知爲賁育也年八十餘終于家

論曰甘氏世多勇士於漢則君况於吳則興伯類能乘時建功著名史冊偉矣鳳池材力不減前人而生當太平未得一官以自効終老鄉閭其名日就湮沒豈非命哉

上元黃君長余十餘歲朱葉甘三人皆及見之故立傳頗詳惜其文冗爲改作三篇附記於後不沒所自來也黃君名之

紀字星巖邑庠生

友亮自記

先大夫遺詩跋

先大夫不嗜作詩間有所作亦不留藁友亮幼時侍側私撫存之旣遭孤露復肆搜羅僅得二十首南北行旒未嘗暫捨晨昏莊誦若耳警欬而面提撕也太少不能專刻嘗引爲恨同年張瘦桐謂余云山谷集載其父庶之一卷石屏集弁以父敏之十章盍仿諸自惟詩格卑下無足表見於時奚敢希蹤往哲所

爲謹手錄而藏焉他日當求季父野吾公作仿高氏江村遺稿
例合成一帙以著先人友愛之誼貽諸子孫云

書唐律後

唐虞尙惠以化民政其迹也刑以輔政之窮又居末焉三代聖
人雖辟以止辟而哀矜惻怛之意恒寓乎其間自秦以來惠不
足而恃政政不足而恃刑罔密寔深上以此爲整齊天下之具
而下亦得緣以爲奸於是喜怒任情適中者蓋寡夫中難言之
矣過則枉不及則縱縱則民玩枉則民殘等失也而殘爲甚卽
以一端論之殺人者死姦盜小者弗與焉古今所同也隋變其
文曰盜一錢者棄市石晉又變其文曰和姦男女皆坐斬原其
意欲以重典止姦盜然卒不能止且其大者何以復加夫民知
法至于死之無可加也必將舍小而犯大求其欲甚便抵於法

則均奚憚而不爲哉是禁之此而驅之彼耳老子曰民不畏死
柰何以死懼之民非真不畏死也刑得其平殺一而懲百畏之
至也若夫無所措手足乃始忘其樂生之心蹈死而不懼如是
則懼移於上矣上能以民之不懼爲懼而後可以懼民懼之於
已然不若懼之於未然故律尙焉律非一代說者羣推漢唐漢
去秦苛唐承隋亂皆求適中故也今漢律久佚惟唐律具存計
篇十二計卷三十 國朝定律參稽往制損益以歸於大中煌
煌乎遵行萬世而無弊所取資者獨於唐律居多余重其爲法
家所從濫觴也校而錄之并論往者之失附書於後

徐偃王論

行仁義而得天下古有之矣未聞行仁義而亾其國者世傳徐
偃王之事此遊說者妄言也史稱周穆王時徐子誕得朱弓赤

雙仙齋文集卷二
十二
矢以爲天瑞自稱偃王王帥楚子伐克之走彭城以死是作亂而亾其國耳取僭逆之人奉以聖賢之號傳之數千載而不疑吾甚惑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請先破妄說然後可以申吾說一曰歸附三十六國以爲仁義之驗也始徐錫命爲伯東方諸侯服從固宜迨天討一加帖然無敢助亂者奚歸附之有一曰不修武備不忍鬪其民以爲仁義之過也侵周及洛非弄兵乎通溝陳蔡之間非虐民乎一曰徐亾民戴其嗣如初以爲仁義之報也偃王死周續封其子宗傳十餘世至章禹滅於吳非徐民私奉明甚不特此也偃王以好怪聞世之附會其身者怪乃愈眾卵生而犬覆是禽獸之矣有筋而無骨是蟲豸之矣此盡人所弗信者獨行仁義一端文士相沿爲口實或曰偃王非行也直假耳噫齊桓晉文假以尊周尙不爲聖門所許彼叛周是叛仁義也烏能假宋襄公嘗假之矣泓之戰身與國劓公羊取焉詹山蘇氏斥爲盜名欺世與王莽同愚謂宋襄開王莽之先而徐偃又開宋襄之先者也宋襄後裔有王偃者暴虐召兵萬章以爲將行王政賴孟子正辭曉之王政卽仁義之謂戰國時崇富強而紕仁義遇亾國者輒加是名雖大賢之徒有未能免况其餘耶故曰此遊說者妄言也

西征集序

同年張瘦桐舍人少與蔣心餘

士銓

編修齊名其所爲詩頗自

攜拾曰南海集者畢秋帆方伯

沅

刻于關中曰西征集者余爲

刻于金陵凡皆游覽之作所謂以江山助其奇者舍人或數十日不爲詩或十數日爲一卷詩其沈雄汗漫之什海內詩家足與埒者多不過三五人心餘遺舍人詩曰道人有隣道不孤友

君無異黃友蘇則心折可知已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序

宋論

天下大勢如一身然君爲心將相爲兩手左右不可缺一也宋之立國弱矣余推其故北宋有相而無將南宋有將而無相譬人體本尪羸又加偏廢之疾烏能自立哉建隆初矯五代之弊削藩鎮之權意已重文抑武矣太宗幽州敗而始厭兵眞宗澶淵和而益諱兵夫兵至于厭且諱雖有魁奇杰出之材奚由自進此張元吳昊所以西馳也仁宗以來夏人入寇兵資于召募民竭于轉輸中原幾爲所困維時稱名將狄青种諤及王韶耳百六十年中所得僅此雖謂爲無將可也其初賢相尚多與民休息迨安石倡行新法踵以章蔡則并相而無之致成北狩之禍康王南渡大將如林殆天資以中興者然不能竟其用未幾受制秦檜岳飛冤死餘皆解柄投閒孝宗立志恢復存者十不逮一故師出無功繼此韓史丁賈諸姦迭秉國政君狃安縱欲于上臣植黨營私于下雖有正士名賢交擠遠斥以去所恃者二孟三趙畢張之徒戮力疆場又嘗夾攻蔡州以雪累朝之耻外稍寧矣卒之拘使怒隣誤國者相也非將也元兵南下則又并將而無之不亡奚待善乎張惟孝之言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元世祖問宋將何故輒降對爲賈似道所輕人無鬥志是重文抑武終宋世而然矣余謂二者之中莫先于得相英君誼辟擇賢而任之培邦本植人材則干城之選往往出于其間將亦可得也不然雖有奇才權奸在內乃望其立功于外難矣宋代之治所以北勝于南歟

義貓記

庶母譚孺人性仁恕畜狸六飼鮮藉暎不啻撫子女焉狸皆有
名他人呼不前聞孺人喚則立至乾隆己酉春孺人臥病狸皆
戀戀牀側未幾卒狸悲鳴不食數日盡死見者泣下余聞而義
之爲立傳

論曰感恩殉死人且鮮能乃得之於物哉夫恩者物所重而人
視之若輕死者人所難而物趨之甚易人皆自謂智過於物也
智則過之義則不及悲夫

雙佩齋文集卷三

婺源 王友亮 葑亭

記季亢二家事

國初巨富有南季北亢之稱今殆無復知者余居江寧外兄羅
履堂自江北歸爲言泰興有季家市居人三百餘家半爲季氏
相傳市乃其先一家所居環居爲複道每夕行擷六十人蓄伶
甚眾又有女樂二部稚齒韶顏服飾皆直鉅萬及笄或自納或
贈人有修撰某得其一白方媚之姬涕泣廢殮謂弗若其主家
廝養乃遣還與鈕氏觚騰所載略同余幼隨先大夫之山西平
陽任屢游城外亢家園中設 寶座 仁皇帝嘗臨幸焉
尤西堂編修亦客此撰李白登科雜劇園大十里樹石池臺幽
深如畫間有婢媵出窺皆吳中妝束也旣南返猶心憶之弗忘

乾隆壬寅余官秋曹郎中浮山張菊坡與亢世爲姻戚因言亢
先世得李闖所遺輜重起家康熙中長生殿傳奇新出命家伶
演之一切器用費鏹四十餘萬兩他舉稱是雍正末所居火凡
十七晝夜珍珠一空計余遊時亢已中落規模僅存今則蕩然
無人園亦鞠爲茂艸矣余聆之太息曰盛衰相倚天也而人事
居半焉兩家盛時不思種惠以培其後驕奢淫泆如出一途轉
瞬百年之間澌滅至盡可憫也夫季氏尚知課子有登第官侍
御者其家雖替子孫藉儒業自存亢氏以學爲苦日惟聲色飲
博是耽迨乎困窮束手無能爲計憂傷短折遂致餒而非父兄
失教使然歟世人崇貨殖而薄詩書觀於此可以憬然悟矣

志盜

有盜夜入某尹家露刃脅之曰吾與若均盜也以盜取盜則不
得謂之盜吾之盜得財而已未遽殺人若之盜常殺人以得財
孰賢耶夫盜之罪死吾知其不可爲以貧故不得已爲之計他
家累數十曾不逮若半徒獲盜名無謂也今獨取若財吾可以
歸里買田恂恂爲善人不猶勝若之終身盜乎肱其篋千金徑
去尹大懼不敢泄其鄰有微聞者爲余述之

因果論上

福善禍淫六經所言者理也春秋左氏傳始述鬼神之情狀周
末諸子亦多及之時勢使然駸駸乎因果之說特未著明耳釋
氏乃得乘機而入康僧會之對孫皓曰周孔不欲深言故略示
其義佛氏不止淺言故詳舉其要夫詳舉者豈真周孔之所遺
哉世降則人心愈漓不可正告以是非至誘以無窮之禍福操
術爲愈卑矣且其所言者非有切近可指之端而屬恟恍難憑

之數誰其信之然士夫中率意恣行者逞逞笑古訓爲常談斥公言爲妄議宐其了無忌憚及聞俗僧小陳報應則五體投地若又在身豈非固有之良懼焉而後動乎昔吳道子畫浮屠變相漁獵見之改業甚眾其爲所懼一也懼于聞者甫過輒忘懼於見者當前卽悔則士夫有時不如漁獵矣蓋聖人神道設教本爲中人以下言之上焉者無事此也釋氏卽吾儒之意而詭幻其名張皇其事一新天下之耳目天下人無智愚靡然從之恐後愚者善畏而智者好奇故也然則智者愈乎曰與其好也毋寧畏

因果論下

人心放于外者惕之使收而思其鬱也又有說焉宣之使暢愚者所深服智者莫能與之爭唐李林甫宋秦檜嬖人孺子知爲大姦也當其竊位怙權天下翹足以俟其敗乃安於泰山厲鬼搏之而不驚義士刺之而不中惡旣貫盈獲保首領于牖下以歿是則天之厚待小人者百倍於君子使後世僉壬皆得轉相則效而無所示懲人心之鬱甚矣迨聞其受報泥犁又罰于世爲牛爲豕生千載後未嘗身被其殃也而津津然躍躍然畢爲之鼓掌稱快或曰地承乎天者也天生二慝使亂國家而地罪焉可乎曰天主動地主靜動者善變故治亂參乎數靜者不變故善惡一於理夫數之不能越乎理天道也此地所以善承乎天也傳曰爲惡于顯人誅之爲惡于隱鬼誅之在天視之初無隱顯其爲誅惡同耳而世人莫之覺自釋氏倡言威凜于陰律森嚴補王法所未及生雖幸免死固無可逃也事有求其故而不得者亦惟是說之歸嗚呼所以固結於人心愈久而莫之挽

也歟

景物略擇錄序

帝京景物略八卷明劉侗于奕正合撰成於崇禎乙亥遂安方逢年序之其文刻畫類遊記附以明人諸詩所敘古跡頗詳至若甲第亭池爭高于戚畹琳宮土木創造于巨璫此皆前明糝政我朝定鼎以來禮明法備上下肅然世祿之家居多儉約寺觀自官脩而外餘亦零落于斜陽芳艸間觀乎廢興之蹟亦可以知治亂之由矣余從同年處假觀病其虛文多于實事乃爲擇錄如左暇日得攜遊展庶藉以自稽焉

尋齋記

尋齋者何八尺曰尋吾齋深廣如之非吾名齋乃齋之自名也齋旣自名吾又重以其名名是又有說吾晝輒外出暮歸偃息其中或持書或把酒書倦而吟酒酣而睡凡吾所樂胥于是乎尋焉故以名之視齋之自名同文而異義也至若春風拂幕霽月投窗鳥語巡檐花香入座外物之至因而有之則又無俟乎尋者矣事不離日用之間物不越環堵之內盡人所能尋亦盡人所不屑尋吾乃得私與吾齋共之他如枉尺以希榮累寸以求富世所云樂必當疲心勞形爭諸市朝而猶得失相半者豈吾之所謂尋耶

刑部解舍職官考

吏戶禮兵工五部皆前明舊署惟刑部不然由西公生門側出自北而南爲署者五皆東嚮曰鑾儀衛曰太常寺曰都察院曰刑部曰大理寺太常仍明舊址都察院則明通政司也鑾儀衛本明之錦衣衛順治初改今名錦衣所屬南鎮撫司爲

今大理其北鎮撫司卽今刑部也兩鎮撫中北司最稱雄劇故規模廓大甲於他曹人大門左右爲司二曰山東江西曰督催所曰當月處二門內爲堂有額曰明刑弼教 憲皇帝御

書也其兩廊爲司七曰直隸奉天河南山西湖廣陝西廣東後爲穿堂堂左右曰司務廳曰滿漢本房堂盡所直曰大庫稍北曰白雲亭大司寇視事處也大門內南爲夾道折而西爲司九曰督捕雲南福建安徽江蘇浙江貴州四川廣西曰總辦秋審處署中爲獄二曰南所北所爲廟三曰關帝廟曰文昌閣曰科神祠署後爲館一曰律例前明司十三 國初增江南爲十四康熙三十九年裁兵部督捕侍郎以其事來歸增督捕司雍正元年增左右二司十一年析江南司爲二遂爲十八左右司者專鞫在京大小諸獄餘司第覈各省爰書平其出入而已不復

聽訟直隸奉天舊無專司奉天事以山東司攝直隸事以雲南貴州四川廣東西五司兼攝乾隆六年始改右司曰直隸左司曰奉天而在京諸獄分鞫于十七司惟督捕專治旗逃不與諸司中湖廣直隸陝西爲大湖廣一司理兩省直隸及奉天山西三司兼理蒙古而直隸所轄爲多陝西司兼理甘肅及新疆也舊制自九月至十一月以次 奏上諸囚名冊請 勾在直省者曰秋審四川司主之在京者曰 朝審廣西司主之雍正十三年始設總辦秋審處四川司遂弛其擔而隸廣西者如故各省軍流等案萃于浙江司歲終彙 奏之罰鍰者第其情之輕重以 聞名曰贖罪處遴員掌焉每司例置滿漢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人惟督捕無漢員外郎而直隸浙江司各設員外郎二湖廣陝西司各設郎中二提牢廳滿漢主事各一期年而代

堂主事六滿洲漢軍爲之司務滿漢各一司獄八滿洲四漢軍漢人各二司庫一筆帖式各視司之繁簡爲差他部大門有匾有臬刑部則無堪輿家謂署爲虎形匾者舌臬者齒去之欲以減威其言誕不足信第未知始自何時耳每暑雨積潦成河門徑皆沒雖有溝不能洩也相傳潦主吉否有咎諸部皆在關東刑部獨在西俗又呼之西部云

楊忠愍手植榆辯

刑部堂前舊有血影石中現人形如偃臥狀月下雨中尤顯傳爲明楊忠烈公澁被拷處乾隆辛卯六月朔部署災石亦燬余嘗作詩弔之所謂古蹟獨此耳今各司相謂者於四川必曰白雲樓於福建必曰甘露軒蓋謂前明王李諸君及江以潮故事也明三法司署在長安街西俗呼爲刑部衙者可證明季毀于

兵國初移建於此今所呼者仍舊名而所居者非故址矣近提牢某君訪得楊忠愍公手植榆在北所夾道中大可一抱舊爲獄卒鋸去其根僅存生蘂叢然繪圖索詩余笑弗應蓋部署爲明北鎮撫司椒山公年譜自紀甚悉固不待辯而明者也公嘗兩下錦衣獄矣始劾仇鸞拷問一日卽貶狄道典史以去繼劾嚴嵩受刑尤酷至第三日送法司議罪瀕死之餘奚暇爲此在刑部二年餘或有其事亦非今日之刑部明甚彼殆見公在獄中有風送榆錢入戶詩遂欲飾爲美談不復稽其時地耳嗟乎血影石旣不可見而人所競傳者乃在楊之榆江之軒王李之樓相與流連弗置何其震于虛名而不加之察也

書靈武事

明周將軍遇吉墓在寧武某邨羣爲立祠每禱輒驗邨舊距河

尚遠頻年水災漸逼居址眾大恐詣祠禱曰民自祖父來守將軍墓舊矣今河患孔亟民其爲魚將軍不一援手墓寧獨存乎越數日邨童有晨起者見河濱土蠕蠕然動益高如巨蛇出蟄狀駭而啼走告父老觀者萬餘逾時成山高三丈延二十丈有奇山勢屈曲適當河衝始悟爲將軍所使也眾大喜復詣祠謝此乾隆乙巳七月晦日事晉人官秋曹者備述之余曰將軍殉節距今百四十有二年英風如在生爲烈士歿作明神信哉按山西通志康熙三十年建周忠武祠於寧武縣城中而不詳其墓所在或者未深考歟禦菑捍患功烈及於民賢有司具以上聞列諸祀典可矣

女阿珍墓版

阿珍余第六女也以乾隆癸卯六月生於京邸絕慧余甚憐之丙午十一月痘出被體都中鮮良醫更二人弗能治女似自知爲無揀者七日後絕不進藥但啜薄粥無他言惟頻呼余及其母牽衣淚涔涔作永訣狀竟以內虛弗屬殤嗚呼惜哉瘞于崇文門外婺源之義阡懼其久而就湮也勒石志之銘曰昔掌中珍今路旁塵昔來今去莫明其故爾旣無知我猶有悲墓門立碣後人勿伐

策問 擬第五道

自周官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而錢法始詳金貨泉布之屬名殊制異可悉數歟周景王始鑄大錢後世仿行者何人直百當千厥制奚若漢初有莢錢浸至荇葉鵝眼縷環諸名紛然錯出能舉其時地歟夫太輕則易敝太重則難行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其於子母相權之說果

有合歟西漢末錢分四品六品其名若何古者鑄錢用銅
殺以鏈錫厥後鐵錢錫錢肇自何代唐有飛錢宋有交子
會子元明兼用引鈔可歷指其顛末歟盜鑄私銷爲錢大
弊賈長沙宋廣平呂東萊諸人各陳利病當以何說爲優
孔顛所謂不惜銅不愛工者果爲確論歟錢文紀以年號
始於何時錢譜泉志作者凡幾我

朝於京師既置寶泉寶源二局復

命各直省設鑪鼓鑄利用厚生爲民計者至周且備諸生考古
知今其悉言之無隱

記右司事

乾隆乙巳春余官右司有某甲者盜伐祖父墳木二株論如律
吏白當刺字余曰律無是也吏曰誠然頃浙江司某乙事同問

官比照竊盜例已刺之矣滿主事五靜齋

泰

惑焉余曰不然子

孫盜祖父財祖父撻諸家而不號諸市者弗忍被以盜名也盜
死與盜生奚以異且律止杖與荷校殆謂盜祖父與盜他人有
間雖痛懲其不肖猶冀悔于將來今加以黥則成其爲盜矣無
乃傷已死之心絕自新之路乎夫法非可意爲增減者也愚民
無知苟誅隱以求深比照不孝戮焉惟命又奚恤乎肌膚靜齋
躍起曰君言大是雖然某甲某乙皆貧無賴後必復犯復犯而
稽前案大司寇必是刺者吾與若當被議請分任之逾年果如
靜齋言吏部議各奪俸六個月而續纂刑例遂增不得以贓少
罪輕免刺之條予在秋曹六年同輩中議論寡合如靜齋者豈
易得哉今靜齋下世矣偶與客談及記之

駁案新編跋

雙仙齋文集卷三
駁案者何或爲律文所本無出于比照或因案情之未協加以平反因事制宜雖變而不失乎正者也夫案成於外由縣申郡又上而臬司巡撫幾費推求幾經核定然後具獄 上聞惴惴焉方以部駁爲慮至部覆時大抵情真罪當依擬居多駁者百不得一二而諸曹郎非斷獄精讀律細則無以抉疑摘伏關其口而折其心蓋亦甚難其選焉全君秋濤官刑部二十餘年暇日萃錄諸司駁案仿漢人決事比爲書三十二卷不敢自私梓以行世可謂用力勤而用心厚矣或謂援引成案例禁綦嚴應之曰例所禁者恐外省事或失平猾吏援之舞弊耳至秋曹駁案大抵經 睿裁奉 俞旨方將補律例所不及夫何傷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有治獄之責者得是編讀之舉一反三豈曰小補乎哉

三兄墓志銘

乾隆乙巳友亮官刑部之四年是秋三兄來都冬十月選授工部虞衡司員外郎公退之餘怡怡一室甚樂也居二年兄以疾卒姪嘉猷來奔喪旣扶櫬歸以墓志爲屬子媿不文雖然兄至性過人言動必衷諸古友亮見聞最悉其敢弗爲紀實以傳兄諱廷享字于庭約齋晚年自號也先世居婺源之武口再遷漳溪曾祖能五公祖冰心公以父叔貴贈中憲大夫父衣園公官山西平陽府同知決冤獄興水利汾人賴之衣園公子三人長兄廷言季友亮兄其仲也生而端重內介外和未嘗有疾言遽色事親尤謹衣園公致仕歸疽發於背兄衣不解帶再閱月藥鬻厠牘悉親其役疽潰復爲吮之有瘳幼失恃每遇羅太恭人忌日茹齋悲泣不自勝奉繼母鄭太宜人一如所生太宜人臥

疾逾年左右罔懈遺命以孝子題其堂弗受也長兄官順德守
遘目疾請於衣園公兼程往視將至境車僮損脅骨一久乃獲
痊其篤於孝友如此家居二十餘年恂恂樂易伯叔昆季胥無
閒言素患頭風歲時祖墓宗祠雖甚雨雪必躬往且爲簿正條
理井然又創文會子若弟歲試於有司及貧不能娶者咸給其
資藉以成立者衆邑山多田少歲稍歉輒苦饑乃仿平糶法捐
田三百畝所入置倉名肇豐鄉人便之歎曰恨力不能徧及也
邑北當往來衝有浙嶺峻且袤暑月病暍尤甚先是衣園公建
亭山椒供行者薜兄復於山半作亭相望顏以繼志其他善舉
率類是居官才二稔上事勤而不諂旁交義而不朋同寮至今
稱道焉少攻舉子業嗣以父命主家政乃援例爲郎嗜讀書手
不釋卷兼通醫筮尤精堪輿先曾祖墓啟視有水蟻患慨以身

任卒得吉穴以遷考妣窀穸皆親相度未嘗假手地師自奉甚
儉訓子先行而後文壹以浮華奔競爲戒在京師作家書字必
端楷稍有塗乙輒易紙顧友亮笑曰得毋謂我勞乎我欲教之
以正也尤耽吟詠清新雅澹迥不猶人然罕存稿哀集可二卷
卒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年五十有六嫂齊宜人先
兄二年卒子二煊太學生嘉徽邑增生女一適庠生羅仁孫二
世銓世衡世振孫女一皆幼以某年月日葬于冠佩山之原銘
曰

讀古人書敦古人行與物爲春禔躬則敬官不滿考壽不六旬
天乎福善奚靳其身山迴水長卜茲安宅冠佩綿綿君子之澤

吳宜人墓誌

乾隆丙戌春正月外舅端揆公歿葬於射烏山南幽室之文桐

城宮保方公誌之詳矣閱廿三年戊申夏六月外姑吳宜人歿
已酉二月諏吉合祔于兆友亮先於庚子年入都不及憑棺臨
穴惟思表彰懿行壽諸貞珉而未有以發也既葬之明年其孫
潘彤輝函狀來屬爲墓誌謹按而書之宜人姓吳氏世爲金陵
著族生而淑慎嫻禮知詩年十七于歸端揆公時翁存而姑已
逝中饋之任冢婦肩焉翁常病亟醫者束手外舅方客于外宜
人百方拯攝夜輒叩北斗祈以身代疾果瘳人謂孝思所感云
翁卒析居宜人克勤且儉相夫子以成厥家自以生多不殖力
勸兩置側室和如妯娌終其身無閒言他若媼睦鄉閭優恤臧
獲仁風藹然有不可枚舉者宜人一子漑以長以教不事姑息
由邑庠貢于成均後子暨媳相繼弗祿孫孤藐弱乃忍慟而言
曰爾等善守先人志則可謂孝過傷奚爲其明于大體如是友
亮之壻於潘氏也宜人期待甚深惜未竟宜人之望而宜人卽
世矣悲夫宜人享年八十有四以庶出子掄元貴得封女一
卽友亮室也孫二曾孫三銘曰
藹其芳幽其光相從同穴茲山陽佳城佳氣鬱蒼蒼坤貞叶吉
無不臧宜爾子孫熾而昌

重修婺源義阡記

婺源義阡在京師崇文門外 國初已有之緣邑人宦賈並稀
莫爲經理漸致蕪廢其始患蕘童牧豎之闌入也乾隆丁丑余
大兄顧亭太守需次來京爲築土垣以衛越十六年壬辰余官
中書加葺之樹荆棘焉阡西舊有土屋一區甚庳隘以棲守冢
者而鄉人祭掃又患春雨秋暘之甚以庇也歲丙午余仲兄約
齋工部建瓦屋二椽于其南爲休息之所然有大可患者阡地

北臨官道陡立丈餘夏秋之交遇潦輒圯日昃月削勢岌岌然
丁未春都中同鄉議累甃爲隄以捍其外斂費屬諸仲兄會兄
疾卒余復致書江南捐貲若干乃以庚戌三月鳩工五月告竣
計隄北面袤十六丈五尺折而東者袤一丈折而西者袤三丈
均高一丈二尺厚二尺有奇蓋自倡議逮今閱四載而克就甚
矣集事之難也夏數十年補缺扶傾俾前功之勿棄是又埃後
之君子爰書捐者姓名勒石以志諸公善舉且使將來有所攷
焉

送羅逸仙南歸序

乾隆己酉冬太宜人就養京師妹壻羅逸仙隨以來逸仙精岐
黃兼善青烏之說余固畱與居不可次年秋遂歸其言曰兄登
華省奉安輿久居京師吾所羨也若吾則無所事也吾家羅溪
環數百里有疾待吾治者若而人有喪待吾窆者若而人皆不
可奠家貧食指眾賴此以濟烏能不歸余曰君奚羨余爲余際
清時膺美秩碌碌無所短長良自愧君雖不仕挾奇術以延
人之生安人之死厥功甚大古以良醫喻良相矧不止於醫乎
余戀升斗之祿十有一年三徑就荒而不顧君來甫逾歲毅然
鼓櫂以南其術仁其志勇是則余之所羨于君也旣治酒送其
行因書以爲贈

妾羅氏墓銘

羅於輦轂爲巨室猗嗟式微侍巾櫛始來媵予年二十日躔龍
首歲庚戌有窕其容淑其質朝爲酒漿暮蠶織事太夫人敏適
職內外宜之見稱述逾年六月以瘵卒烏虜斯人有斯疾茲邱
盤盤卜云吉予悲送之銘以實

自娛小草序

世多謂詞爲詩餘非也詞源出于古樂府唐以後其流始分今人知尊樂府而獨輕視夫詞不亦慎乎且余交遊中多有能詩而不能詞者其爲難易已較然可觀矣伯兄顧亭少負雋才弱冠後刺州滇南典郡鉅鹿宦遊萬里悉寓其境於詩年三十有五投病牒歸林下優遊時拈吟詠忽憬然曰詩爲心聲然欲曲折以繪人情高下而符天籟斷非五七言所能盡也乃舍之而致力於詞其始泛濫蘇辛浸淫秦柳迨今又三十餘年向所謂豪竹哀絲夢紅浴碧者悉舉而空之清微澹遠一以張白雲姜白石爲指歸信乎所臻益上矣乾隆辛亥仲夏裒所作寄京師題曰自娛小艸徵序于余殆欲以一片嶺雲滌我十年塵胃耶兄今年六十有九余亦五十二矣他日東歸白頭兄弟相從于

鷺洲馬巷之間對酒當花出新製而倚聲和焉且傳諸當代播諸來茲俾人人往復流連其所娛眾且遠矣又豈特自娛已哉

荅大兄

弟幼耽吟詠嗣以嚴命棄去專治應舉之文晚得科名則心力交疲詩亦不能多作填詞尤未喻也承命作自娛小艸序誼不得辭然未嘗身入其中譬若盲人道黑白恐終無當耳寄呈望示可否三兄遺詩太少屬大姪全刻之清新可誦者十分居三較時賢作不敢知要非弟所企及矣竊謂人生如駒過隙不能立功惠貽人降託于文章乃古人無可如何之計然其至者精神意氣傳之久勃然猶生未可以小道忽也傳不傳亦有數存卽傳而時遠時近若人壽有修短一視所稟之厚薄爲衡殊不可強第旣用力爲之則以可娛者畢此生而以不可知者聽後

世如斯而已詩詞乃文章之一兄填詞最佳宜梓之母過謙抑
昔人集多手訂所謂得失自知非他人所能與也冬景暄和諸
惟萬福不一

與大兄

昨壽山凶問來爲之一慟遺命其子勿訃他人遠走京師乞弟
作傳其情尤可悲已弟非達官文又庸劣烏足爲壽山重第交
久知深義不能卻且艸寄上望與隨園酌定之壽山年少登科
而安貧力學不應禮部試不赴吏部銓老死輪溪人無知者文
集十二卷幸未散亾鄙意祈兄錄而刻之九原有知必當銜感
朋友始終之道亦宜然也頃歲兄刻汪雙池遺書及余光耿蓼
花詞爲鄉先輩大發幽光甚盛舉也如壽山者其能舍諸特此
佈聞諸惟鑒察

洪君壽山傳

婺源居萬山中地僻田磽遠遜他邑然爲宋朱文公故里流風
遺澤霑溉無窮士生其間類能潛心于理域肆力于經畬樂道
安貧不求仕進近時江春齋永汪雙池徽兩先生最著而吾友

洪君壽山實繼之君名騰蛟字鱗雨讀書壽山因以自號世爲
北鄉之車田人祖父並以儒行稱君生而穎異有神童之目年
十八入邑庠名第一越七年爲乾隆庚午領鄉薦性恬澹以善
病怯遠遊辛未庚辰兩應禮部試己丑余復彊以行旣下第歸
閉門教授甌欲生塵晏如也辛亥夏四月四日終于家年六十
有六君少時泛鶩博覽一物不知引爲己恥旣而悔之研窮經
訓尤嗜宋儒之書敦行不怠故能睦于昆弟信于朋友鄉閭愛
敬有王義方之風爲詩文高簡有法來京師雖同鄉貴人未嘗

投刺皖城丁芷谿給事蔣秦樹編修見其文亟歎賞與交歸過金陵遊隨園晤袁存齋先生暢論移晷袁大驚喜以楊子行并大春比焉淮陽阮蘊村太史嘗見其著黑水說歎爲真讀書人其見重于時賢如此所著壽山存稿稽年錄各十二卷壽山叢錄鄣麓常談各二卷婺源埤乘三卷思問錄五卷旁通醫筮象緯堪輿咸臻其妙病中生徒致候談笑如常時且告曰吾病在傷肝當以申日去及卒果戊申日也竊謂以君之學之才使得登金門上玉堂食稽古之報卽下而一官一邑其樹立必卓然可觀顧不獲遇跼伏于深巖巨壑之間以老且死豈非命哉雖然君之著述堪與江汪二公並傳身沒於今而名彰于後視夫一時之貴顯者孰多君其可無憾君彌留前一夕以六十自述文授其子志學俾寄京師屬余爲傳嗟乎余與君交久矣卽無是言其能嘿然已乎爲敘次如右

季父野吾公事述

季父名文進字簣夫晚年自號野吾幼穎悟誦記倍於常兒先大父鍾愛之曰是子必昌我家及長屢試不售入貲爲國子監博士洊加監司乾隆丁丑選得貴州貴西道苗疆舊稱難治公守潔才明夷民胥服黔河出萬山中峻狹紆迴舟楫莫至周中丞仁驥議開之以便商旅羣僚交贊公嘿然請往勘徒步登臨逾月反報曰山體皆石不可開黔地執又高卽萬一開水趨鄰境且爲害中丞不悅另委某監司往力言可開遂奏聞卽以某監司董其役糜帑百萬久無成功俱被逮中丞歎曰悔不用王公言也道署分駐威寧歲杪知州劉標偵知公方質衣挾千金以餽立卻之並廉得其侵官項將具揭兩司力沮乃止乙酉

公謝病歸庚寅標事果敗會鞫時昂首呼曰我固當死某某皆嘗得我金陷我于罪今又虐遇我於心安乎數年不受我一錢惟前任道王某耳標伏法所侵項部議各上司派賠公以同城久故數較多罄產入官才及三分之一餘得邀 恩豁免公長身玉立美須眉善談笑既老無立錐地處之恬然辛亥七月終于家年七十有八子三人

釋勤

呂舍人官箴曰清慎勤余家雙溪先生戒子書曰廉公勤和敬則居官者毋論內外大小必以勤爲尙矣而勤于公與勤于私是必有辨乾隆壬寅余官秋曹曹中能員雖無事必趨長官前擎拳縮足侍立如牆良久退不復視事相約飲某家遊某處以爲常余性迂拙非應白之事不登堂非應赴之地不停轂同曹

弗善也余每日辰入酉歸所謂訊供定案繕本行文者十常了其八九有案爲長官稱許問誰作輒爲人攘去亦不校會有讒余者知他說不可進乃揚言爲嬾諸弗善者和之賴長官知余爲人讒不得行且保舉爲御史余至西臺臺長署曰勤職逾年由山東掌道 題調京畿旋轉禮科客舉前事以問余笑曰今吾猶故吾也或惰或勤在人愛憎之口吾何與焉然比年多病心勇而力衰禮垣事又閒恐漸卽於嬾不幸而俾向讒者之言驗也乃書其略并揭官箴家訓以自警云

